

似水流年

那年,我们一起走进海防军营

>>>>>>>>>> 陶华

一

很多年以后,别人说起舟山的桃花岛,大多只记得金庸笔下的世外桃源,桃红柳绿,海景宜人。可在我的记忆里,那座东海上的小岛,没有江湖侠客,只有礁石、浪涛,还有一个金色的大沙滩,这个大沙滩是我们军训的地方,名叫千步金沙滩。

那时候的桃花岛,海岸线弯弯绕绕,遍地都是礁石滩砾。从营区往海边走,用不了几分钟就能到千步金沙滩了,这是一处天然的训练场所。平日里涨潮时,海浪舔着沙沿,退潮之后,整片沙滩光洁平整。连队的战术、体能与军事训练等,都放在这里。

东海的海风和别处不一样,一年四季裹着浓重的咸气,吹久了,枪械容易泛锈;晾在外面的衣服,晒干之后会沾上一层白白的盐花,闻上去永远是大海独有的味道,其实也是官兵们训练付出的汗水与艰辛。

当时岛上进出全看潮汐,补给船遇上大风、大雾就没法靠岸。新鲜青菜很难长期存放,平日里餐桌上常是干货与罐头。哪一趟船好不容易运来新鲜蔬菜,带回连队,战士们都会格外开心。

我们当时的任务,就是沿着海岸线来回巡查,守着沿岸的岗哨。白日里,太阳能把礁石烤得发烫,沿着海堤走一圈,后背的汗水反复浸透、风干;等到入夜,海岛一下子安静下来,只剩下潮水一遍又一遍拍打礁石的轰隆声响。站在山顶的哨位往前望去,东海上茫茫一片,远处大陆的灯火隐隐约约,漫天星星压得很低,仿佛就浮在海面上。

小岛上的人大都以捕鱼为生,平日里最亲近的,就是朝夕相处的官兵们。战士们的共同心愿就是守护小岛的安全与稳定。

二

桃花岛本身是有山泉井水的,山岙里的活水常年不断,平日里营房用水、做饭洗漱都够用。只是每到盛夏三伏天,遭遇连日晴热干旱,山上的溪流便日渐瘦小,井水水位也慢慢下降,山岗上的那座小水库也很快见底,岛上的淡水就变得紧张起来。

幸好军营前有一条小水沟,水是从山上的一座小水库里流放下来的,那是农民的用水。平时战友们非常自觉,大家都会在营房前的小水沟里洗刷。

海岛与大陆不同,旱情经常发生。出现旱情,连队就要做好节水管控。

连里自己打了一口水井,遇到天旱的时候,储水的水井集中管理。傍晚时分练完在沙滩上的训练科目,回到宿舍也没法痛快冲个冷水澡,只能拧着毛巾蘸水擦拭身上的泥沙和盐霜。每逢午后突降雷阵雨,大伙都会拿着脸盆、水桶去接雨水,在炎热的海岛盛夏,这便是最难得的宽慰。

每逢台风来临,宽阔的沙滩便首当其冲。狂风卷起大浪狠狠拍向海岸,浪花飞溅,整座小岛在风声中呼啸。

当时渔村里的渔民主要分两部分,一部分年轻力壮的专门从事外海捕捞,另一部分年纪大的则留在村前的港湾里养殖海带。但是每每遇到海

带收割的时节,老天总会刮来大风,如果不尽快将港湾里养殖的海带抢收到岸上,损失是可想而知的。

连队得知此事后,总会抽调一些战士赶到现场帮老百姓抢收海带,连长陈百岁和指导员陆文虎经常冲在前面,他们的这一举动唤起了官兵们的斗志和热情,大家一起抢险救灾,深受渔村养殖人员的赞誉与好评。

当战士们齐心协力帮助老百姓收海带时,连队的炊事班会担着茶水与面包来到沙滩上,保证大家吃好干好。当时渔村里养海带的村民多半是妇女,妇女们见解放军帮老百姓抢收海带,热情更加高涨。一时间,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,一幅军民团结奋斗一家亲的画卷出现在眼前……

三

盛夏的小岛,最怕断水,老天爷一两个月不下雨,是常有的事。在我的记忆中,最深刻与难忘的一件事,是因为水而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战友。

有一年夏天,老天爷不知道怎么回事,两个多月没下过一丁点的雨水,官兵们不得不节约用水。

当年与我一起奔赴海岛的一位战友,叫陈荣根,也是浙江富阳人,是我的同乡与好友,后来成了一个非常优秀、勤快的好班长。

不幸的是,在1974年的7月2日下午,为了战友们能够午睡起来洗个脸,他独自去山上坑道水井担水。没想到一不小心滑落,跌入坑道水井,水井很深,四处都是石壁,因当时孤身一人,导致溺水而亡。

战友们午睡醒来,不见了班长,四处寻找不见身影。有人提议,去山上坑道水井看一看,班长有可能是去担水了……这一找,才发现班长已经遇难了。

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,心里一下子空了。

在富阳老家,他是我一个公社的老乡,当时我在生产大队里当赤脚医生,陈荣根的家住在山上,每天总会做些扫把和其他竹制品去东洲沙头卖,换一点小钱。

记得有好几次,陈荣根都会把没有卖掉的扫把悄悄地丢在卫生室门口。当我发现时,第一反应是陈荣根故意留下给我用的,因为有好几次,他当着我的面说:“你们卫生室的扫把太旧啦,早该换了。”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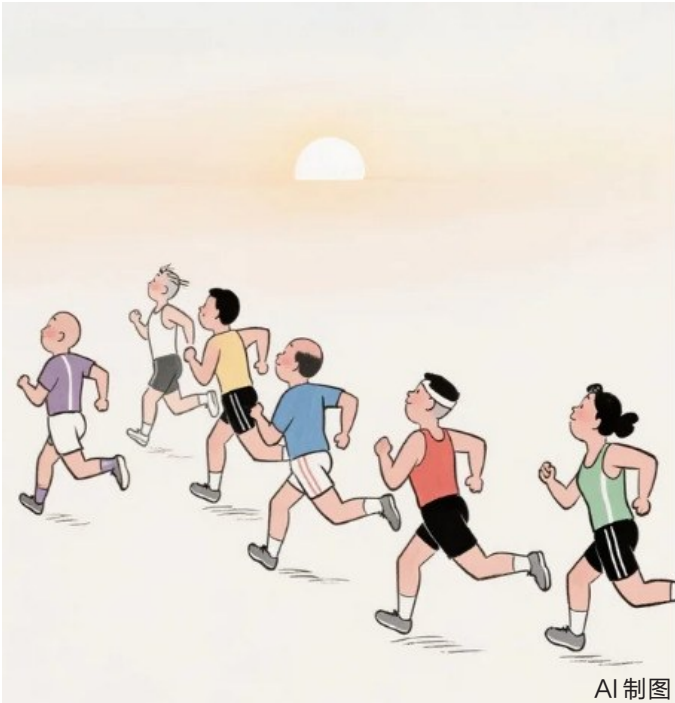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之后,再踏上桃花岛,昔日我们练兵的大沙滩,早已成了游客游玩的景点,游人漫步踏浪,处处都是欢声笑语。只有我们这群两鬓斑白的老兵清楚,这片金色的沙滩上,留下了我们青春奉献的足迹……当年这片海、这座岛、这座山,还有军营、操场、菜地、猪圈,藏着的是我们每一个老兵燃烧的青春和汗水。

初上岛时,我们总觉着岛上的日子清苦,盛夏缺水,海风凛冽,远离闹市,日复一日都是相似的海岸线。等到退伍,坐船离开小岛,看着船慢慢开出港湾,回头再望,山上的营房,海边的岗哨,还有那株大樟树,都是官兵们最后的寄托,才发现自己早已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小岛。

生活滋味

好了伤疤忘了疼

>>>>>>>>>> 余国定



AI制图

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,这句老话,人尽皆知。伤好了,便忘了当初的疼;挺过挫折,便丢了教训。

一路走来,我时时告诫自己,要吃透这句话的警世内涵。但回头审视,我确实有过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的时候——疼,是跑步带来的。

2018年,岱山举办海岬半程马拉松,我站在路边为选手加油,忽然生出一个梦想:两年以后,我也要站上这条赛道。

两年后,我终于如愿以偿,与四千余名选手畅跑在家乡的海岬大道上。快乐是真实的,痛苦也是。

一个秋日清晨,我出门跑向海边。出门时,太阳还悬在天上,跑到江南大桥上,天色骤然暗下来。我赶紧折返,一刻钟不到,倾盆大雨猛然倒下。秋雨刺骨,路上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,只见马路边停着一辆空货车,我顾不得多想,钻到了车子底下。

大雨下了将近一个小时,我在车底也蹲了一个小时。站不直,蹲不稳,人如热锅上的蚂蚁。雨过天晴,我从车底下艰难地钻出来,两只脚已经不听使唤,站也站不起来。

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天晴后几日,我又上了路。

2022年的一个早晨,我一个人跑在家乡的海堤上,没注意到两块石板之间一枚高高翘起的钉子。那枚钉子把我重重绊倒,“哎呀”一声,手中那部儿子春节刚送的苹果手机已经面目全非,屏幕深深凹了进去。

我趴在地上,顾不上疼,先去看手机。屏幕碎成蛛网,儿子的笑脸锁在裂痕后面,再也点不开了。更为严重的是,手、脚血流不止。我带着伤痛回到家,妻子见我这么早回来,心中疑惑。待她看到血,又心疼又生气,严肃地对我说了一句:“好了伤

疤忘了疼!”

接下去的日子里,我跑步的初心没有改变。但我渐渐明白,年岁大了,路上更要注意安全。只有安全,才能跑得更远、更久。自己不再添新的痛苦,家人也能少一分担忧。妻子后来不再拦我,只是每次我出门,她都会叮嘱一句:“看着点路,早点回来。”

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休整过后,我再次系紧鞋带。

2024年,临平半程马拉松,天气酷热。组委会把洒水车开上赛道,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台,让选手在炎热中感受凉意。我不停地喝冷水,可能喝得太快太多,离终点还有五公里时,肚子忽然剧痛。那种痛,像一只手攥住腹部,至今想起仍清晰如昨。

我也想过放弃。但转念一想,这场马拉松是我心心念念的,怎能说放就放?最后,我咬牙以2小时20分钟完成了赛事。疼痛一路攥着我,我也一路攥着不肯松开的自己。

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,我弯着腰,双手撑膝,大口喘气。腹部的疼还在,但心里却涌上一股奇异的轻松——原来疼到极致,不是崩溃,是清醒。

其实,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未必全是坏事。人若永远记着疼,便不敢再迈步。真正的智慧,不是记住疼而停下脚步,而是记住了疼,学会了如何不再疼——看清路上的钉子,留意头顶的乌云,在风雨中学会找避患处。

伤疤会好,但教训要留下。疼可以忘,但敬畏不能丢。

如今,每当我再跑上海岬大道,都会刻意放慢脚步,看看路面,望望天色。十年前,我在这里立志;十年后,我还在这里奔跑。初心还在,只是脚步更稳了,目光也更远了。

这,才是我跑了十年,最想记住的。